

若亞·敬亞豐·素江沙維士—— 教授兼漢學家

*António Aresta**

若亞敬·亞豐素·江沙維士，是十九世紀葡國、中國及澳門之間文化關係上的主要人物。他是葡萄牙對漢學有認識的一個重要人物，倘不能緬懷這位著名後山省人若亞敬的生平及作品，將其精神及文化價值提升而任由飛逝的時光所遺忘、抹掉，那就大大地不應該了。除了某些情況涉及到之外¹，現在應是適當的時候研究這位人物了。本篇紀略祇是想邁出第一步而已。

若亞敬於 1781 年 3 月 23 日在 Vila Real 縣 Cerva 鎮之 Tojal 出生。1799 年 5 月 17 日入里斯本 Rilhafoles 修院，1801 年 5 月 18 日發聖願。1812 年從里斯本出發到遠東傳教，以北京為目的地。不過，他於 1813 年 6 月 28 日在澳門登岸，由於朝廷政治局勢影響，阻礙了他到北京，於是留在澳門傳教。

他是聖若瑟皇家修院的教授、加爾各答亞洲皇家修會成員，又是里斯本科學學院成員，Conceição de Vila Vicosa 聖母會會士。若亞敬於 1841 年 10 月 3 日逝世，葬於聖保祿墳場。1872 年，若亞敬的遺體遷移至聖若瑟教堂，而在其墓碑上刻有碑文如下：

至善至偉的上主

安息於此的

是尊敬的盧濟塔尼亞人若亞敬·亞豐素·江沙維士

遣使傳教會神甫

皇室澳門聖若瑟書院傑出的教授

皇室亞洲學會外派會員

照顧中國傳教區善牧

* 教授兼研究員

1. 文德泉蒙席之《澳門傑出人物誌》，1982 年澳門教育文化司出版，第 107 - 108 頁；António Aresta 之《遠東葡萄牙教育》，1999 年，波爾圖 Lello 出版社，第 160 - 162 頁。

大量中、葡、拉丁文實用著作作者及出版者

為人隨和

學識淵博

生活充實

福享天年

安息主懷時年六十有餘

王曆5年10月9日

1841年

他的一群文藝摯友

為紀念他

刻此碑文

若亞敬·亞豐素·江沙維士是聖雲仙會傳教會神父，是音樂、數學及神學的佼佼者。他認為憑著這些優點，在北京²朝廷中定當大派用場。因為當時在朝廷中，很多歐洲及葡萄牙傳教士都為清朝皇帝及朝廷達官貴人提供科學、技術、人文、藝術的建議，成為一個真正的文化交流。與此同時，他亦熱衷於處理中葡關係及維護澳門福祉的團體的工作。傳教的工作是要十分審慎的，因為人們一致認為這是一塊在宗教方面難以忍受的地方，也就是說，周期性地迫害天主教徒。

十八世紀中期，正確地說，1783年，葡萄牙皇后瑪利亞一世為著要挽救澳門可悲的衰落，頒佈了一系列措施，例如，為人所熟識的《皇室制誥》。海軍及海外部部長Martinho de Mello e Castro，評估這形勢後，得出結論：這個衰落與市議會集中權力過大及與這機關一向順從清朝官員的要求有莫大的關係。因此必須改變這形勢，即要顯示在澳門代表著中央權力的總督形象的尊嚴，而這種能夠突顯總督形象尊嚴的措施就是第二份制誥。這制誥決定派遣一連來自果亞的150個精兵，代替澳門潺弱殘兵的駐軍。詩人Bocage就這時期寫了一首語重心長的諷刺詩：

一個無權政府，加上無權主教一個，

修女自顧修德，院舍却是舊破，

三個修會修士，教化教友五千有多，

葡中教民，冷淡依然故我；

今日主教座堂，仍如斯不過，

受俸神甫十四，不願出文錢半顆，

貧窮遍地，婦女多磨，

百個葡人，聚於畜窩；

2. 當時1796-1820年間清朝或滿洲朝代在位皇帝是嘉慶。

士卒僅百，進駐城堡六座，
鎮守濠江，軍鼓只得一個，
三個堂區聖堂，裝飾祇有木柈，
管理堂區，副主教無門求助；
書院兩所，一所十分殘破，
市議會高高在上，葡國治澳就是如此掌舵。

澳門的情況，在Manuel Maria Barbosa de Bocage的諷刺詩中稍嫌誇大。不過事實上，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及宗教上又頗具戲劇性的，否則，在短期亦難以支持。這些皇室制誥的特別策略性價值在於加強了澳門的可管治性，尤其是正值葡國自由主義動盪的引入及蔓延與朝廷命官林則徐反鴉片事件同時期。

在這裡必須強調，遣使傳教會，直接地來說拉匝祿會會士在澳門及中國傳教工作的重要性。文德泉蒙席³說，“是北京主教D. Alexandre de Gouvea將澳門聖若瑟修院托付予拉匝祿會會士。而聖若瑟修院，自從1762年7月5日耶穌會會士撤離後，一直空置著……。”瑪莉亞一世委任D. Alexandre出任北京主教職位後，准許他在澳門設立一間培訓當地人成為神職人員的修院。當時他從里斯本出發，途經果亞，在那裡他目睹由拉匝祿會會士執掌修院要職而管理得井井有條的修院，因此邀請葡人神父Manuel Correa Valente及意大利人神父Joao Agostinho Villa來澳掌管他計劃開辦的修院。這兩位拉匝祿會會士離開Chorao修院，從果亞出發，於1784年7月28日抵達澳門。抵澳後，由Correa神父出任聖若瑟修院院長。但修院必需進行維修，而維修所需一切均由北京主教D. Alexandre供應。院長更編撰了規章以便按照規章教授拉丁文及中文文法、修辭學、哲學、神學、教理學、倫理學及數學。按照皇后命令規定，所有修院設施的維修費、修生及教師生活費等，均由皇室司庫支付。聖若瑟修院於1784年10月1日開幕，當時修生僅有8名。Correa神父以拉丁文致開幕詞，D. Alexandre de Gouvea主教及市政廳廳長均蒞臨觀禮，場面令人稱心滿意，更令人留下良好的深刻印象。在拉匝祿會會士神父適當管理下，這所修院在超過半世紀期間派遣傳教士前往廣東、廣西、河南、北京等地傳教，直至1800年這修院仍屬於葡萄牙拉匝祿會會士領導下的北京主教教區修院。

若亞敬·亞豐素·江沙維士神父抵澳後十五年，即1828年，聖若瑟修院院長擬定一份備忘錄⁴給予皇室公主，內容是要關注教育機構的重要性：“蓋上書函告，必以真言，謹藉此機會向尊貴的殿下稟告：誠然皇室聖若瑟書院，目的僅為教育栽培中國修生，但遣使會之創會宗旨不僅為人靈之神修，亦以謀求社會及祖國之福祉為目標。遣使會環視整個城市不見有一所教育祖國青年的官立學校，在這個城市亦沒有人講葡語，只有訛誤的討厭的令人費解的土話。因此，自發地將書院之門大開，歡迎祖國青年免費受業，使他們能從識字班開始，以至就讀葡、中、拉丁、英、法等文文法。除了為天主教教會人士開辦修辭學、邏輯學、哲學及神學之外，

3. 《拉匝祿會士在澳門》，1941年4月刊曆39年第445號《澳門教區月刊》第891892頁。

4. 1917年由D. Joao Paulinod' Azevedo e Castro在澳門發表《葡萄牙遣使會在中國的財產》第67-68頁，採用了複製版，於1995年由澳門基金會出版。

還教授算術、代數及幾何，這些科目均有利於航海技術，而海路是這個城市對外唯一的通道命脈。”

若亞敬神父未能成功踏足北京朝廷，唯有逗留澳門與拉匝祿會士一起。

他在文化及教學方面的工作，正如我們所見，非常出色。

一個以拉丁文及天主教文化培養出來的人，要以理智的態度及放棄以歐洲及種族為中心的情意結來敞開自己的心扉，接受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文明世界觀。從這事實的反映來看，該會是頗為有趣的。他以有條理的方式及毅力學習艱澀的中文，這是他邁向中國的第一步。其後，便是適應無數的風俗習慣、日常生活的心理、文化、一般藝術或禮儀。時至今日，人們對於若亞敬神父能在短短數年間迅速學懂中文均表驚訝。不但能講，而且能以極有深度的中文撰寫大量的作品。從這件事看出，Comenio⁵的學說是千真萬確的：“語言的學習，不是教育或知識的一部分，而是取得教育及與別人溝通的工具。”

對中文的認識對於在澳門的葡人是重要的，而對葡文的認識對於中國人亦同樣重要，因為主要為了消除任何語義上的含糊。但是，當設立了傳譯職能後，通常這職務由一名懂雙語的土生澳門人或中國人教友擔任，而在語文上自然出現很多誤解的情況。若亞敬神父在教學教材及教學理論範疇上實在佔有重要的地位，而他的語法規則處理法沿用至葡國統治結束。

他蓋有皇室聖若瑟修院印章的作品有：《中國青年實用拉丁文文法》（1828）；《漢語技巧》，內容包括字母及文法，各種文章的范例（1829）；《一般通俗及古典葡漢字典》（1831）；《一般通俗及古典漢葡字典》（1833）；《簡明拉漢讀音字典》；《袖珍拉漢詞典》，包括所有早期聖經用語（1839）；《拉漢大詞典》，包括詞源、正音及文字結構（1841）。還遺下多本未經出版的著作：《新經》中文版及《中拉字典》。

上述著作足以證明他當中文教師時之教學知識十分淵博。他是雙語人材的導師，他的學生很多在行政當局擔任高職，例如華務代理事務所所長等。雙語的重要性，一直體現在多個世紀中。到十九世紀，更趨不可或缺，而其專業地位亦日益提高。就此來說，若亞敬神父以教學上的成就，毫無疑問地成為最偉大的葡人漢學家，非他莫屬。因為，自從1627年《城市語言規程》頒佈以來，從未有一個教授及學習寫、講中文的政府方針出現，俾能設翻譯專業組別，以便協助政府執行法例規定，並更有效率地連結政府與社群的關係。

然而，容許一問，國際科學社群對於若亞敬神父編纂字典的功績如何評價？又是一個怎樣的從事中文教學的教師？一位名望甚高的法國漢學家Abel Remusat於1831年9月在《Savant 報》上發表了一項對若亞敬神父創作的教學法有高度評價的研究⁶：“澳門遣使會會士若亞敬神父是這部關於中文研究題為《漢語技巧》的作者。這作品是為初學講寫實用漢語的學生提供所有必需的工具。作品分為三冊：第一冊是文法；第二冊是葡中字典；第三冊是中葡字典。在這三冊中公開介紹了有關中文字的解釋及分類的四個基本概念。按照類似Montucci曾經提倡的新方式，把

5. 《大教學法》，1985年由高秉根基金會出版，第三版，第331頁。

6. 轉載於1937年8月，刊曆35年，第401號《教區月刊》。

在字典中按次序排列使用的214個部首減少至121個。他還編寫了1300個拼音組的目錄，而他稱之為“音差”。在眼前這一冊裡面，作者按照他獨特的排列次序編了中文字的筆劃、部首及拼音表。這一目錄佔去了74頁及內載1411個符號，他稱之為“中文字母”。當然，《漢語技巧》一書是不能濃縮成為一本簡單的詞源手冊。在本書內列有文學的及通俗的例句、文法、虛詞表、44篇會話和歷史及神話故事、官方文件和書信格式及書寫字體的範本、普通話及廣州話精選句子等。這由一個精通學術的文學家編纂的作品，若得不到公認，的確是於理不合的。就這作品的第一冊便足以使作者在芸芸學者中，如在Varo, Premare, Marhsman及Morrison之間，穩佔一席之地。”

人皆共知，中國在葡國及在歐洲所作之推廣是十分古老的一套。Julia Kristeva⁷指出有某些語言上的費解使人對中文明晰及正確的本義產生混淆：“歐洲思想頗遲才接觸到中文語言及書寫系統，即中文的語言理論及語言學術研究……但是真正現代漢學，隨著十九世紀，即1815年J. P. Abel Remusat在法國學院所辦的教育才開始出現。”這位漢學家，正如我們在文章中所提及的，向若亞敬神父的作品作出學術的保證。

不過，在這裡亦需要一提其構成的詳情。Abel Remusat於1815年在法國學院教授漢學。從那時起，又設立一所遠東法國學校，它的重要性，沿至今日，仍是無庸置疑的。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從十六世紀起就居住在中國澳門這塊地方，却沒有設立過一間教授漢學的葡文學校，因為葡萄牙人視漢學為一學術上的怪異行為，而當時亦沒有葡人漢學家肯去成為這個人物及孤軍作戰的冒險主角，雖然成功的價值會帶來先驅者及風雲人物的榮譽。如何可以理解若亞敬神父在其國家中既藉藉無聞不為國民所認識，而他的作品亦未被國人研究及出版⁸？

1937年在遣使會周年紀念期間，在北京教區會議委員會的檔案中發表對若亞敬神父的評價：“假若我們不認同他的學術上的工作和他熾熱仁愛的心，我們就是沒良心的人。因為我們時常看見他無時不備地服務人靈，尤其是正陷死亡危險的公教外邦人及那些因天主恩寵而歸皈真正教會的人。澳門年青一代可以對他長期居留澳門期間所作出的堅定的獻身及忘我精神作出見證。”

拉匝祿會士⁹若亞敬神父的出現，動搖了耶穌會士關於研究及認識中國穩佔獨領風騷的地位。縱使耶穌會士在這方面仍高佔首位，但其他修會的重要性在某種程度上亦不可勿視¹⁰。現在是時候輪到這位十九世紀偉大葡人漢學家以其一生言行及著作對不名譽的無知來作出補救。

7. 《語言的歷史》（1969年），葡文譯本，1983年70版，第102頁。

8. 向澳門基金會推荐一位為澳門在文化上作出大量重要工作的人士。

9. 參閱 SennaFreitas 神父極具研究價值的《拉匝祿會士》，1875年由中央書局於波爾圖出版。

10. 《西方修會會士在現代中國》，作者 Pascale Girard，1999年由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澳門基金會及澳門理工學院於澳門聯合出版。

書目

《葡文教育在遠東》，作者Aresta António，1999年由Lello出版社於波爾圖出版。

《葡萄牙遺使會在中國的財產》，作者D. Joao Paulino d'Azevedo e Castro，1995年由澳門基金會以摹本於澳門出版。

《大教學法》，作者Comenio，1985年由高秉根基金會於里斯本出版，第三版。

《拉匝祿會會士》，作者Senna Freitas 神父，1875年由中央書局於波爾圖出版。

《西方修會會士在現代中國》，作者Pascale Girard，1999年由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澳門基金會及澳門理工學院於澳門聯合出版。

《澳門傑出人物誌》，作者文德泉蒙席，1982年由教育文化司於澳門出版。

《澳門教區月刊》

1937年8月，刊曆35年第401號

1941年4月，刊曆39年第445號